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七・經部・春秋類

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不分卷(僖公二十三年至宣公十八年)

〔清〕劉文淇

劉毓崧

劉壽曾撰

……

一

26.0/ab

傳公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絳疏證穀梁地曰閔杜注

陽郡東師古曰春秋傳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絳即此郡國志山陽郡東故城東北二十里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疏證茲父公羊曰慈父年未宋

秋楚人伐陳疏證杜無註疏云釋例楚之初興未周之

上春秋未以人例也如杜彼言楚不以得臣名告故稱人耳之洪崇此稱人古義無考謂楚不以得臣名告亦誤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疏證陳杞世家脫成公一世成公卒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絳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注

服云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齊桓之德宋

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

宋以其不同盟十九年經傳之冬意民盟于齊波作經傳也杜

主作
十修
山好
年於
盟許
于侯
齊以
以無
無忘
忘齊
松材
公三
之行
德服
而治
宋世
稱獨
獨不
會復

召濟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文洪齊案之杜茂用宋振傳義第明有所

增減究一不告股二臣之簡當步魯主曰齊運非傳意

與盟于齊。魯公欲勿許，公孫儀曰：「不可。夫魯有初。」

五月宋襄公卒修於渚古也

公復遂病創死宋世宗復公楚舊說

而免卒糗公之卒也
遂取焦夷成須而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言其賁方害也

虎登魚水經注引作魚柱注成得黃臣子熊王龍也旱地以焦務

言
 誰
 患
 棟
 云
 誰
 古
 通
 城
 父
 款
 屬
 沛
 春
 秋
 時
 曰
 萬

南為頓
頓謂小
頓謂小
頓謂小
國也
統志
一統志
誰縣故城今毫州人治

秋陳焦邑方城紀要城父城在亳州東南七十里改

時陳夷邑水經注卷之八東水而東合是谷自水東南北徙還故南頓今

南左傳所詣三縣
十餘里今陳州府
商水縣治即南頓故

[illegible]

城

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日子

若國何

疏證

杜注叔伯楚大

夫達呂臣也

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

幾**疏證**

釋文與字紀句此倒語也若曰其有幾人能靖者

九月晉惠公卒**疏證**

杜注經在明年長晉惠公十四年

杜注經在明年長晉惠公十四年

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

重耳在秦弗召**疏證**

耳下亦作齊杜注懷公于周亡人重

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

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

疏證

此謂毛偃及期不至乃執突以不召子故非傳意晉世家懷公怒同狐突

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贄資乃辟也

注服云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贄於君然

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君也仲尼弟子集解舊注貳二心辟罪

也御覽四十八**疏證**四月笺云仕事也釋文賁如字杜注屈

膝委身體於地也杜不用服義釋文賁從杜注也謁拜而屈

賁古賁字管子地也諸侯之不用服義釋文賁從杜注也謁拜而屈

凡言委賁皆委賁也賁字惠棟云服讀賁為賁晉語云臣

不傳賁為臣之其章昭曰賁賁也士賁以雉委賁而退尚

委賁於翟之其章昭曰賁賁也士賁以雉委賁而退尚

書稱二生一死賁故云委死之賁服說賁於杜沈欽

韓云春秋交賁之字並同致置之賁服說賁於杜沈欽

再拜送賁卑者賁賁再拜不親投若始見於君執贄至

下容彌虔所謂委賁委之於庭不親投若始見於君執贄至

賓覲北而奠幣再拜稽首介於門右東上奠幣皆是奠

諸地杜以賁為形體委為屈賁於與制毫無所知鄙倍

甚矣大洪案傳顧惠沈諸說之法也晉語臣聞之委賁為

臣無有二心委賁而策死古之法也下文即云君有烈

名臣無畔賁畔賁與上委賁相應則物屈體可知韋注

言委賁於君書名於策示必死也亦用服說賁荀子大畧

為錯賁之臣不怠難服注錯置也賁讀為賁孟子曰出

經必我實蓋古字通耳置賢謂先聲而置於君士相見
禮曰士大夫與於君則不得與下爭利張湛前一說
實也言凡委實為一人臣則不與下爭利張湛前一說
是也後一記則似用杜之說荀子曰置實為臣其主安
或言置實為臣是置結義與委通後漢書趙壹傳曰企德
重置猶委也易為辭文苑傳皇朝後漢書趙壹傳曰企德
曰臣委實則易為辭文苑傳皇朝後漢書趙壹傳曰企德
懷風藻心委實則易為辭文苑傳皇朝後漢書趙壹傳曰企德
書曰子瑜言為志實定公義無二心劉璋傳臣張
曰張松重法正雖言臣之義未正然用以委名附實晉書
李重傅重法正雖言臣之義未正然用以委名附實晉書
諸葛瑾張皇甫規與趙壹書告人於霍原皆以委實之
必後漢書馮衍傳衍聞之委實為人於霍原皆以委實之
語後漢書馮衍傳衍聞之委實為人於霍原皆以委實之
滕氏之誤也北史張悅傳為注引左傳以為屈
周之禮喪曾孫倫表以為必其委實命之曰公不憚屈身
王之禮喪曾孫倫表以為必其委實命之曰公不憚屈身
委實以受民全周為貴皆以委實命之曰公不憚屈身
則杜之謬審矣洪氏亮吉謂服訓實為屈膝屈身為二事
誤杜注不釋或云不可以委實罪也則御覽所引當為
舊注辟罪釋或云不可以委實罪也則御覽所引當為
或乃辟也父教子或何以事君是崇君父卑臣子也策
名委實五倒或實氏本異

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

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淫刑以逞誰

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疏證名在重耳即服注稱書名貳二心也蒙上貳乃辟也言之梁萬方儀禮從君而貳注

誰則無罪無二罪之人也言已之不召子本無罪而淫刑則亦罪之也晉世家孤突曰臣之事重耳有年數矣

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耳有年數矣

卜偃稱病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疏證周書康誥文

最明乃罰卜偃行以風懷公之刑罰之不中也孫星衍

古文尚書疏證云有順必用刑者乃大明服言君大明

而民服也荀子富國篇云誠乎上則下應如響雖欲無

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惟戮是聞

其何後之有疏證北周書武帝紀建德五年大軍次并州

齊王自將輕騎走鄆是日詔曰棟梁骨鯁為仇讐孤

趙緒餘降成皂隸民不見德惟虐是聞此傳戮作虐異

之度外正欲各靜封疆共舒民瘼也引此傳戮作虐異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疏證）惠棟云譙周古史及桓公所引譙作（同）惠公陳杞世家索隱世公成公八年卒子成公桓立索隱云系本及譙傳為證謂杞有成公必當如譙周所說既引何休章句難左氏云杞子卒豈當用夷禮死乎鄭氏之義詞無考杜註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鄭氏義或當然

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疏證）此赴吉再發例也已見隱七年

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疏證）杜注赴以名然則否上句謂未同盟下句謂同盟而後不赴以名告敏猶審也同盟然武云疑此三赴者之禮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顧炎武云疑此三赴者之禮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實而有誤故不書其名故不赴之體也沈欽韓云此謂未同盟之人本不審其故名故不赴之名不書也若已同盟雖不同赴名策書固已悉之書其名無不審之患也考經中則有未同盟而書名無同盟而不書名者杜解此句謂同盟盟不以名告橫生枝節其歛顯然按顧呂沈覽注審實也古云釋不敏蓋辟不實耳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

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疏證蒲城事在五年

時也疏云人以祿生故謂之生祿也疏證蒲城事在五年

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疏證

杜用包說晉世家獻公二十二年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

從者狐耳趙衰顓臾武子司空季子注服云司空季子

胥臣曰季也集解世家疏證依傳已見服注當及人杜

空季子同服注則趙魏之注當亦用服說也晉語韋注

云趙衰晉卿公明之少子成子衰是用服說也晉大夫齊臣

臼季也後為司空韋注趙衰當是用服說也晉大夫齊臣

公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

犯晉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奔狄從此五士其餘

狄人伐廬咎如注賈遠云赤狄之別種隗姓晉世家疏證

亦不及狐也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亦臆為之說世家

唐石經厲作厲嚴可均板文云牆作厲隸變各本作厲
毛居正六經正談謂厲作厲音牆左傳厲咎如按嚴說
洪亮書謂厲石經字樣厲音牆左傳厲咎如按嚴說
卻克衛孫良夫伐厲咎如傳曰討赤狄之無馬波言赤
狄之餘知是赤狄之列種也女曰叔隗季隗知為隗姓

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

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疏證
韋文侯作儵晉世家得二女以

不同也。趙按：袁生，眉索隱引此傳云：則叔陳長而季隲少。又

將適齊疏證

適齊疏證

晉世宰重耳乃蘇趙良等曰始吾奔狄非以
為可用與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
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
此亦欲得賢佐肅往乎於是遂行是重耳
適齊之事也

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
矣又如如是而嫁則就 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疏證

晉世家畧同待我作犁廣雅邊徐遜也王念孫云邊與
黎通凡言黎者皆通緩之意字亦作黎信公二十三年
左傳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史記晉世家待作黎
義相近按王說此左傳古文或當作邊索隱以比訓
犁非後漢書秋紀傳純與從昆弟訴宿植共率宗族
客二十餘人老弱皆載木自隨左傳又如是而嫁將
就木木謂棺也此當是舊說杜注云將死入木不復成
嫁亦謂木為棺矣晉世家吾最注上栢大矣乃采之難
傳五年也晉語大自蒲介秋至十六年歲在歲星故在
雅十二年

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注賈云衛地

集解世家疏證

年表衛文公二十三年重平從齊過燕禮杜注今衛縣
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成縣亦有五鹿按水經河
水京相璠注曰今衛縣西北有五鹿城杜前一虎
說也水經注引京相璠說五鹿下有今城杜前一虎
氏語洪亮吉以爲京相說非沈欽韓云按元城之五
當是沙鹿地就爲五鹿再司馬彪云五鹿城於沙鹿
經於元城縣但引漢元后市證河鹿崩而於衛縣下
浮水故漢東經五鹿之野晉文公受魂於野人即此
又引京相璠云今衛縣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城以別
城之沙鹿非此五鹿意甚明白顧棟高反主在元城

方輿紀要五鹿城在大名府開州南三十里

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洪亮古云漢書律歷志作

與之說文山璞也以上从一屈象形或从鬼是塊當依

漢書作山為正按洪亮是也塊杜無解晉語注不見禮

故乞食塊璞也用許說晉世家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

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注舊注得土為天賜御覽

四十疏證杜注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用舊注說

受之謂趙長相與伴異怒趙良曰上者有土也君其拜

稽首受而載之疏證杜注無注晉語注拜天賜受塊而載之

及齊桓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疏證晉世家至齊齊桓公

有馬二十乘晉語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注桓公

公以女妻之過之甚善焉四馬為乘八十匹傳遊云桓公

與泰共納惠公不欲後納重耳尤忘其賢而以計留之

故妻以女富以馬

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疏證

晉語桓公

位諸侯畔齊子紀知齊之不可以動而加文公之安齊而諸侯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注從者趙之屬齊世家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登月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母去心趙直駕犯乃於桑若謀行

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國懼孝公怒故殺之以

滅口

晉世家

疏證

杜用服說釋結滅絕也晉語蠶妾在

注殺之以滅口也時諸侯畔齊齊侯又欲去恐孝公怒故殺妾以滅口晉世家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主乃殺侍者

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

無之姜曰方行也懷與安寶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

醉醒而遣之醒以歌逐子犯疏證

禮記引傳姜下有氏下

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寶敗大市注西方謂周也則

傳云誰將西歸又曰西方之人皆謂周也安則

齊姜所稱乃周之故言曲禮安之而能遷注謂已今安
此之安國以安為自安矣晉世家勸重耳趣行重耳曰
則生安樂孰知此士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反國數日
公孺而德來此數士以子為命子不疾乃與趙盾等
謀醉重耳德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何大怒得功戈欲殺
紀

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注服云披

下謂之脅釋文一讀俗文通疏證字釋文大觀如字絕句一讀至深

與釋文一讀俗文通疏證字釋文大觀如字絕句一讀至深
絕句其祖絕句絕句絕句絕句絕句絕句絕句絕句絕句絕句
讀亦其祖絕句絕句絕句絕句絕句絕句絕句絕句絕句絕句
之字駢脅作駢脅說文駢脅義晉語也晉注駢脅義晉語也
氏本駢脅合訓并骨駢脅義晉語也晉注駢脅義晉語也
齊合駢脅金按子作駢脅駢脅義晉語也晉注駢脅義晉語也
化助也晉語是駢脅注聞公異文廣雅與駢脅義晉語也
猶助也晉語是駢脅注聞公異文廣雅與駢脅義晉語也
而駢脅也晉語是駢脅注聞公異文廣雅與駢脅義晉語也
欲觀之也說文廣雅與駢脅注聞公異文廣雅與駢脅義晉語也
云外傳之也說文廣雅與駢脅注聞公異文廣雅與駢脅義晉語也
義並同幸昭訓微為箴訓薄為通義較迂曲又按釋文

引國語云薄策也當賈逵注國語下脫注字耳高誘
淮南王書注曹共公聞重耳新晉使祖而捕魚設薄而
觀之義亦同杜欽韓云韋昭說亦訓為迫然究不若策字
辭有實據沈欽韓語云韋昭說亦訓為迫然究不若策字
人情淮南注與晉語足相證明洪沈說然薄者較近
四世過家遂行過晉公其公不禮欲觀重耳而觀之
晉世家遂行過晉公其公不禮欲觀重耳而觀之

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

子必反其國疏證晉世家僖公若以相為句注云僖負羈曹大夫

新武云當作至夫子為句注云僖負羈曹大夫

晉語說此事云其從者皆相國也洪說是一人必得晉國

用人云相其事云其從者皆相國也洪說是一人必得晉國

人無云夫子者御覽四百七十六引文上晉若字晉語注亦綱別

只宋本正作公者御覽四百七十六引文上晉若字晉語注亦綱別

出亡還曹曹無禮馬氏員之也注從者員曰君無禮

於晉也子吾龍其禮馬氏員之也注從者員曰君無禮

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

焉疏證御覽四百七十六引文上晉若字晉語注亦綱別